

全唐文

201704

201704

201704

201704 201704

201704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卷之三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八目錄

裴寬

藏冰不固判

崔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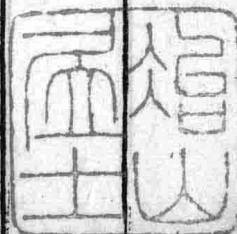
彈百僚班秩不肅奏

諫爲金仙玉真二公主造觀疏

寧原悌

論時政疏五篇

上太子啟



劉秀

涼州衛大雲寺古刹功德碑

劉待價

朝議郎行兗州都督府方與縣令上護軍獨孤府

君碑銘并序

欽定全唐文卷二百七十八

裴寬

寬絳州聞喜人以文詞進景雲中舉拔萃科累官御史中
丞兵部侍郎元宗朝爲禮部尚書天寶十四載卒年七十

五贈太子太傅

藏冰不固判

所司藏冰不固訴云採冰戶家不依尺樣

正德厚生九功惟序備物致用十翼斯崇均諸五行廢一
不可況氣移西候日躔北陸深山窮谷涸陰沴寒狐絕聽

而無疑鴈爰飛而向暖風驚千里草木落而云黃冰結三
河波瀾凝而不動眷言主者則有司存理宜採彼幽詩循
茲魯策獻羔無闕賓祭有宜何得慢令致期以速官謗氣
已昭於發洩罪將犯於刑書雖嫁禍於戶家固難免於科
罪

崔袞

彈百僚班秩不肅奏

袞中宗朝官左臺侍御史睿宗景雲二年爲吏部員外郎
臣聞叔孫通覩漢朝儀多闕尊卑失序所以分別上下申

明禮儀於是羣臣知天子之至尊高祖知皇帝之爲貴此
皆由班秩不忒威儀容止不差是故作孚萬邦用刑四海
者也臣竊見在朝百僚多不整肅公門之內詎合論私班
列之中尤須致敬或縱觀勅旨或旁閱制詞或交首亂言
或遠矇問事或私申慶弔或公誦詩篇或笑語謔譁或行
立怠惰承寬既久積習如常不增祇懼之容實紊矜莊之
典臣謬膺推擇叨掌糾彈見無禮於朝廷誠是臣之深恥
况西戎獻款北狄來賓恐觀中國之失儀招外蕃之所謂
更若知而故犯不革前非望即停其入內量行貶削

諫爲金仙玉真二公主造觀疏

伏承陛下緣兩公主造觀可爲尊德敬道矣割慈忍愛上爲七聖崇福下爲萬邦作因豈不願神力潛資靈功密祐社稷永固宗廟長存者乎臣謂功奪其成凶與其敗寧邦致亂修福招殃何則季夏事殷時多禁忌斬木發土移石開山非直苦人必是傷物欲益反損求安乃危臣知其否未見其可然則救犯不暇何福助之有焉且季夏者土德正王之月炎陽方暑之月草木茂盛之月昆蟲繁育之月天地鬱蒸之月黍稷鋤耨之月夫土德正王之月不可發

洩地氣恐犯時禁則必有天殃有天殃則人心不附禍亂作矣炎陽方暑之月不可興動版築恐致霖潦必無成功無成功則人力不存怨望結矣草木茂盛之月不可以斬伐山林恐非堅實則速蠹敗速蠹敗則人勞不衷獎勸阻矣昆蟲繁育之月不可以穿鑿原隰恐乖惻隱乖惻隱則必生災變生災變則人業不安逃亡衆矣天地鬱蒸之月不可以徭役丁夫恐爲痞癟則必多天枉多天枉則人情不樂風俗離矣黍稷鋤耨之月不可以妨奪農桑恐傷禾稼則必閼歲計閼歲計則食用不足盜賊聚矣行此六者

謂之六殃書曰德惟善政政在養人傳曰新作南門書不時也又曰凡土功龍見而興務成事也火見而致用水昏正而裁日至而畢此言功作從時者所以順於天地也詩曰定之方中作爲楚宮此言宮室合時也禮曰季夏之月樹木方盛無有斬伐無搖養氣不可以興土功妨農事則有天殃違此四者謂之四犯陛下營兩觀而降六殃損萬人而招四犯欲將致理不亦難乎臣望順時從人休功罷役候定中以建事占水正而修裁所冀天地鬼神降福臣聞漢明帝永平三年夏大旱是時大起宮室尚書僕射鍾

離意免冠上疏曰昔成湯遭旱以六事自責政不節耶使
人疾耶宮室營耶女謁盛耶苞苴行耶讒夫昌耶竊見此
宮大竹人失農時此所謂宮室營也自古非苦宮室小狹
直患人不安寧須應天心請罷勞役帝善而從之諸作減
省即日澍雨今者雖非宮室起功終是觀寺興造伏望俯
從臣請待冬初庶得伐木各宜役功無犯矣必以天文徵
應神理須然用厭機祥事資興建與其積怨傷國孰若施
恩養人往者宋景一言熒惑猶能退舍但陛下從諫凶咎
定不爲災

寧原悌

原悌睿宗朝官太子洗馬先天元年由諫議大夫爲嶺南道宣勞使

論時政疏五篇

臣聞俗正時康則因循而易守人訛道替則馳騖而難安或垂衣而有餘或日吳而不足雖唐虞之盛烈文武之鴻徽未有不委任股肱留情陟用故善人者天地之綱紀帝王之羽翼靡革於仇讎莫限於芻隸不可失也自天授以來二十餘載周興來俊臣等譖害忠良壅蔽正直先皇舊

至夷滅殆盡唯有狄仁傑魏元忠尚存仁傑等處先帝之朝猶爲小吏及周室之際實謂忠臣或樹績當時徇身王室近者變故頻及衣冠掃地忠臣名士纔餘數人爲陛下之棟梁作聖朝之耳目今者元惡已誅佞臣咸黜而人訛俗壞爲日已久理宜開張聖德杜絕猜嫌用是求人宣力王室使醜正惡直之士不有容其閒隙讒邪佞媚之徒無所施其巧辯然後可以議黎元安邦國則僥倖源塞聖王道興若使浸潤旁通危人路啟顏俊忠而獲罪茂先直以招怨雖有渭濱之賢傅巖之秀途遭卒遇難以爲用也則

危亡之期或未可保拯救之道將安所施

求才之難每留連於大聖知人不易亦惆悵於先哲今天
下諸州良牧蓋寡何者古難其選今侮其職也然而代所
重於京都時見輕於州縣者何也古者牧守政成擢登三
事郎官特秀先宰一同潁川則黃霸爲公會稽則五倫入
輔事不師古何能垂濟誠願尚書曠職則於方伯求材郎
位闕官必以循良擢用事懸象魏道著彝章茲令克行仁
風大闡考績三載誠爲故實

隆周之君垂仁義以勗後亡秦之主訓刑罰以流嗣或八

百延慶或二代七家餘烈可知前史明鑒伏以太子初建
養德春宮諸王在藩飭躬朱邸並請遠去邪佞親近正人
知好佞之危身識尊儒之廣德動遵師傳之訓察納風雅
之言誠使官府官僚賓客侍讀日資其道德月奏其藝能
冀仁義於邦家樹邕穆於天下臣又以悖逆庶人先朝之
愛女也肆讒慝於朝政崇甲館之華麗極宇內之驕奢新
都宜城先朝之庶孽也新都宜城二公主邑名賜不踰於已分言不
預於外謀抑以全身疎以遠害故寵者則驕矜而遇害疎
者則抑損而獲全誠使悖逆新都易地而處則存亡去就

可立而待也故長安非賢燕后爲愛古今明驗斷可知矣誠願公主駙馬不得假以權要所犯必有懲所習必有藝則九族旣睦萬邦以寧

臣觀老尚虛無釋尚寂滅義極幽元之旨思遊通方之外故入道流者則虛室生白淨慮元門該釋教者則春池得寶澄心淨域然後法貫羣有道垂兼濟過此以往莫非邪惑其有鬻販先覺詭飾浮言以複殷爲經坊用層臺爲道法皆無功於元慮誠有害於生人梁武靡報於前先朝殷鑒於後咸耳目所接黎元憤怨伏以公主入道京城置觀

雖昭報之誠有切於天旨而社稷之計莫踰於安人若使廣事修營假飾圖像盡宇內之功巧傾萬國之資儲爲福則靡効於先朝樹怨則取謗於天下自隋室以降寺觀尤多禪定東明之域足受繙黃之衆更爲建立罕見其宜後失請收前弊未遠又先朝所狎僧衆或有猶居聖側無益於政理有紊於朝章並請屏退無令親近

夷狄有釁廟堂之憂也近壘多虞大夫之恥也今聞黠虜擅命堅昆娑葛養精蓄銳以南侵爲多事而人戶全虛府庫半減倘或後歲之始來秋之末良弓漸勁塞草將衰朔